

卷之二十五

嗜酒悖乱。

传曰：雪峰、严头、钦山三大禅师，自湘中入江南至吴山下。钦山濯足洞前，见一菜叶顺流而下，喜曰：此山必有道人，吾辈可沿流寻之。雪峰曰：汝智眼太浊，他日如何辨人。彼不惜福，至弃菜叶，住山奚一为？郑升之宣和间，被摄至冥司。一冥官数曰：汝平生好饮，饮必不尽余沥，甚至淋漓几案，积已数石。因命吏押至一处，有一大雍腐水满中，必令呷尽。升之惊悸遂寤。然则人有少福，其可不惜，况酒者最能乱性，苟或酷嗜，日在醉乡，乌得无失？昔吴有为枢密使，陈执中罢相，举以自代。因侍宴醉睡，忽拊床呼其从者，明日黜为西京留台。刁约有俊才，刘沅为集贤相，欲引令修起居注，竟以荒饮无度，帝竟不悦，命竟不下。赵昌言为枢密，日与陈象、董俨酣饮，人因为之语曰：陈三更，董半夜。上怒，两皆罢职，昌言贬为崇信军司马。郭贽为参政，以入对酒气熏蒸御座，左迁南京。•苏易简为学士，因大饮蝟血，感疾而卒。王全为殿中丞，以大醉脐裂而卒。此皆前辇覆辙，孰谓嗜酒为无害乎？况悖乱乎？孔子曰：惟酒无量不及乱与篇中之言亦皆一也。

赞曰：

周戒群饮，汉禁糜谷。酒以成礼，乌可纵欲。约为池亡，卓因I辱。醉乡之徒，避世逃俗。欲修其身，脂夷可覆。

骨肉忿争。

传曰：佛曰：我得无争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。又曰••六度万行，忍为第一。老子曰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又曰：夫惟不争，故无尤。又曰：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又曰：天之道，不争而善胜。又曰：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《论语》曰：君子无所争。又曰：君子矜而不争。《礼记》曰：道途不争险易之利，冬夏不争阴阳之和。然则人于骨肉，可忿争乎？骨肉者，血属也。得为骨肉者，莫不皆是夙缘，岂偶然哉。昔顾况为著作佐郎，晚得一子，名非熊。无何暴卒，况追悼哀切，常哭吟曰：老人失爱子，日暮哭成血。老人年七十，不作多时别。非熊在冥司闻之，亦大感怆，力恳冥官求归。官亦怜而许之，既而果得复来。为孙年三岁，尚记得在冥时事。及长，登进士第，官至大理寺丞。洪涛，其父宣为诸王府教授。涛以太庙斋郎，补太学生，好学淳固，登熙宁二年进士第，为石州司户参军。忽梦一冥使，授以一纸公文曰：石州司户参军洪涛卒。涛大惧，冥使曰：不必忧，不半年，却当复来为洪氏子。及期果卒。时妻徐氏，已妊至半年，果诞一男，状貌与涛酷类。然则得为骨肉，非宿缘乎？其忿争者，不能忍顺故也。异日受生，因缘会遇，便当得二种不美之报：一者爱别离苦，今之鳏寡孤独者是也；二者怨憎会苦，今之乖争离背者是也。世人但知二者为苦，而不知实由前世不能忍顺骨肉忿争，故获斯报。

赞曰：

天一生水，违行日讼。势近情亲，其争易纵。风自火出，诤能无关。家人<<，贵在严重。反身威如，齐家妙用。

男不忠良。

传曰：得为男子，道释二教，皆以为难，皆以为贵。然则造物所以生之者为如何？望之者为如何？今也既得为男，而乃苟且汨没，不能以忠良自效，非独辜负己灵，实亦辜负造物。不闻前辈为男子者乎？昔杜正献衍，其父早卒，公遗腹生，其母改适河阳钱氏。祖父卒，二兄遇之无状，至以剑斫其脑，其姑救解乃免。因诣河阳，归其母，继父不能容。径往孟洛，以佣书自资。富室相里氏，一见奇之，遂妻以女。明年举进士殿试第四，补扬州推官，历知县、通判、提转、都转运，除待制，除直学，判三司，判审官，知天雄，知永兴，知并州，宣抚河东，拜枢密，寻以吏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知兖州，自少好学，及贵，喜推奖后进，为人廉洁，事上以不欺为忠，推于人以行己为信。是以动静纤悉，谨而有法，放其大节，真伟然也。范文正仲淹生二岁而孤，其母改适朱氏。及长，知其家世，感泣而去。于南都学

舍，自扫一室，昼夜讲诵，饮食起居，人所不堪。公益刻苦，六年之中，遂能尽通六经之旨。谏议姜遵一见奇之，遂妻以女。年二十，举进士，判河中为司谏，知睦州，徙苏州，知开封，知饶州，徙润州、越州，知永兴，知延州，知耀州，徙庆州、环州路经略安抚，沿边招讨，使改邠州，进枢密，拜参政，除陕西四路安抚，迁户部侍郎，知青州。初入仕，即上宰相万言书。及进用，所行之事，皆无出于此书。虽弄翰戏语，亦不外此。是以人皆推敬，名振一时。若二公者，其为男子，真无愧也。

赞曰：

干道成男，六阳与俱。刚德寝长，万事所趋。一失其位，字曰非夫。奸险侧媚，乃阴之徒。为鲁男子，其庶几乎。

女不柔顺。

传曰：《礼经》曰：男帅女，女从男，夫妇之义，由此而始。又曰：妇人者，幼从父兄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大抵女贵柔顺，苟不柔顺，不免或至悍妬，不孝不义，端起乎此。《仙源》曰：吾与侍讲六十年为夫妇，荣阳吕公未尝有一日面赤。使不柔顺，能如是不？又有莫筌者，非但柔顺，又能有立，真节妇也。昔周谓以布衣谒太祖，遂见信用，委寄繁剧，奔走岭塞，不得归者二十六年。其家素贫，妇翁欲夺其妻，莫筌坚不许，但守贫安分，以伺其夫之归。奉舅姑益谨，日事蚕绩，躬任机杼，勤苦自营，闺门有法。虽乡里淑妇靖女，亦未尝有识其面。闻其风者，嶂笏竦然。及二子长，筑室于外蓄书，命师笃之以学。晚年产业渐厚，舅姑渐老，于是祔莹选美丘，且大为寿坎，松横茂密，尽得其制。有上腴田数百顷，皆筌手所自置。又为其夫经营别墅，水竹交映，亭阁相望，诚他妇之罕能。于二十六年中，一婚二嫁，皆得望族。其夫在官，亦修高节。及归，俱已皓首，筌复劝夫休官，相与老于林泉。时皆号之莫节妇云。

赞曰：

女之美称，曰淑曰令。柔贵有立，顺必以正。无违夫子，必戒必敬。蔡琰非烈，班姬知命。不忌不淫，妇德之盛。

不知其室。

传曰：《易》曰：家人利女贞。《彖》曰：家人女正，位乎内；男正，位乎外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也。然则男女正位，义同天地，岂为轻乎？近年潮#余嗣，被摄至司命。官道问使者曰：何法可以弥灾？使者曰：但于除夕，取桃符板，碎为一篮，密念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、三纲、五常十字，瘞之通衢，如此可弭一年之灾。呜呼，三纲者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也。一诵其伦，为力如此，况践之者乎？是以君子谨重其事。刘庭式既定婚，入太学。越五年，果登第。及归，则定婚女子已双髻矣，家又不振。庭式涓日成礼，女家不可，曰：女子已为废人，何可奉箕箒？庭式曰：丧明于定婚之后，于义有所不可。竟娶之，生二子。及#高密，盲女得疾死，庭式哀哭良切。时东坡为太守，慰谕曰：余闻哀生于爱，爱生于色。子娶盲女，爱从何生？庭式曰：某之所亡者妻，所哭者妻而已，不知有目与无目也。若缘色生爱，缘爱生哀，色衰爱绝，于义何有？今之扬袂倚市，目挑心招者，皆可以使为妻乎？东坡抚其背曰：真丈夫也，不惟今世罕见，古亦未闻。盲女所生二子，皆相继登第。郑通叔初与夏氏女定婚，及入太学，遂登第。既归，则夏氏女已哑。其伯似欲别择，通叔坚不可曰：此女某若不娶，平生遂无所归，况以无恙而成婚，因疾而遽弃，岂人情哉。竟娶之，其后，通叔官至朝奉大夫。哑女所生一子，亦有官。呜呼，二公但于定婚之后，守义已自如此，真所谓能践圣人之言者也，肯不和平乎？其不和平者，不过为些夷虏，或别有所爱，何足以此而告之哉。

赞曰：

刑于寡妻，文王之治。相待如宾，郤缺可帅。试人以财，观德于醉。内心所形，闺室尤邃。身修家齐，于斯易易。

不敬其夫。

传曰：《昏义》曰：男教不修阳事，不得适见于天，日为之蚀。妇顺不修阴事，不得适见于天，月为之蚀。然则夫妇失道，适见日月，义岂轻乎？昔杜珪为武平令，忽双目俱盲。其妻乃侍郎吴育之女，日夜望极祷告。每拜，必尽七七四十九数，竟能感真武化身下降，为之疗治，而彻视如初。杜企为人怯弱，其妻张氏素轻视之，晚益多病，不能支持，张不一顾。无何，张先企卒。既殡棺破，乃化为蟒，径奔林间。然则妻之于夫，可不敬乎？呜呼，因果之说，姑置勿论。请以一二贤妇言之，庶皆则效。昔宇文邦彦，其妻黎氏，刻苦立家，喜观书，略通大体，手自编录，以相其夫。且督励诸子从学，甚至其子粹中兄弟，果及第，历词掖，登翰林，至右辖，乡里称尊。其家至今有黎氏手编国朝以来制诰论言集尚在。欧阳文忠公，其母韩国夫人，幼归欧阳，即能尽其妇道，克相其夫。夫死，公始四岁。夫人守节自誓，亲教以学。家贫乏纸，至以芦荻划地学书。公竟以学富，历馆阁，修起居，知制诰，为学士，拜枢密，除a政，官至太子太师。若二人者，真所谓无愧于为妇者也。其不敬者，若非悍妇，必荡妇也，何足道哉。

赞曰：

三从之义，所重在夫。身仰望者，天可逃乎。举按上食，回文织图。乃捐箕箒，视若庸奴。买臣见弃，终载后车。

每好矜夸。

传曰：老子于《曲则全章》曰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长于跛者。《不立章》又曰：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。《易》曰：谦谦君子有终吉。《象》曰：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谦尊而光卑，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。然则矜夸于人，可不去乎？谢子与伊川别一年，忽得相见。伊川曰：相别一年，做得甚工夫？谢子曰：只去得一个矜字。曰：何故？曰：子细点检，得来病痛，尽在这里。若按伏得，这个罪过，方有进向处。伊川点头。大抵前辈，其于矜夸，无不切戒，非独公也。昔顾雍封侯三日，而家人不知。谢安对客围棋，捷书至而客殊不觉。曹武惠充江南，入见合门，所进榜子，止称奉勅江南，干当公事。回向文简时拜仆射，上亦自为殊命，密令李昌言往观公意。昌言盛称眷倚殊越，公但唯唯。杨砺建隆初殿试，唱名为天下第一，真宗不记，问公几年。及第，砺亦唯唯。真宗由是，爱其不以科名自伐。文潞公至和中，首议立英宗为嗣。及神宗问之，公但言韩琦之功，上由是重其善不自伐。大抵皆是蓄德深厚，固非局量褊浅者之所能及也。

赞曰：

人有tt德，起于自矜。骄念既实，中虚不灵。有过孰告，有忿莫惩。颜无伐善，禹不争能。匪圣匪贤，斗筲易盈。

常行妬忌。

传曰：嗟乎，世人终日造罪，而不自以为罪。且如妬忌一事，妇人尤甚。岂知一死之后，便当堕入三趣乎？一者地狱，二者鬼趣，三者畜趣。昔崔起妻萧氏，性嗔妬，不信善恶。其父教之诵经，不能从。未几暴卒，梦其侍婢素玉曰：我在生，闻人说地狱，心实不信，今果见之。俄顷，已见萧氏卧在铁床，猛火自起。惊悸遂寤。非地狱乎？刘伯玉妻段氏，性妬忌。伯玉尝于其前，诵《洛神赋》曰：娶妇如此，心可无憾。妻曰：君意似美水神而轻我，我死后何患不为水神。是夜即自沉，复梦伯玉曰：君美水神，我今为水神矣。伯玉自此，不敢渡水。妇人有过此者，必自坏其妆，然后敢济。不然，则波涛暴发。人因名其地为妬妇津云。非鬼趣乎？梁武皇后都氏，既死数月，乃化为蟒，作人语曰：妾以在生嫉妬，常怀惨毒，忿恚一发，如火炽然，损射于物。今受蟒身，身既长大，无物可食，兼无窟穴可以藏身。每一鳞下，各有无数蛆虫，昼夜啖啮，苦痛切至。奈何梁武，于是为修忏法，以赎其罪。非畜趣乎？然则人而常怀妬忌者，是可为乎？赞曰：

妬则倾人，忌难为下。孰使之然，心猿意马。胡不反思，求在我者。择善可师，胜己如射。女子小人，不知命也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五竟

🕒版本号 #1
★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6:10:53
✍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6:11:02